

峻岭青松

(曲艺专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峻 岭 青 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4年9月北京第1版 197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204 定价：0.13元

目 录

峻岭青松(快板书)	1
一把手术刀(短篇弹词)	17
铁岭红花(单弦)	45

峻岭青松

(快板书)

李 润 杰

满山的丛林密层层，
山花烂漫香味儿浓，
晚霞的金光照峻岭，
劲松挺立披彩虹。
看！虎头崖顶上站着一位老汉，
身躯高大好威风：
是蓝布的裤褂卷着腿儿，
有一双草鞋脚下蹬；
往脸上看，方面大耳高颧骨，
鼻直口阔脸色红；
雪白的胡子象银丝，
真是根根见肉条儿条儿透风。
他身背着猎枪四下望，
两只眼炯炯放光好象两盏灯；

往远处看，能识别山猫野兽的保护色，
朝近处瞧，能辨认各类不同的小爬虫。
这老汉，今年高龄七十多，
腰板儿不塌背不弓，
一攥拳，胳膊上的肌肉疙里疙瘩净是
棱，
手上的茧子赛钢锉，不怕磕，不怕碰，
不怕扎，不怕钉，扎不透，拉不疼，这
双手是又坚又硬还又灵。
他猎取到的大野猪，
单手一抓肩上扔，扛起来噌噌噌照
样把山登。
说出话音儿象铜钟，当啊当的震耳鸣，
您听这个老头多硬朗。
您要问这老汉的名和姓，
他就是，向阳大队的护林员，名叫赵青
松。
大伙都称他“老劲爷”，
因为他越老心越红，干劲越加增。
多年来，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
是一直坚持苦用功。
他的小孙女下学回山上，

爷儿俩共同学习不放松。
今天他站在虎头崖顶上，
把山中一草一木查得特别清。
正了望，就听哗的一声响，
老劲爷随声观察仔细盯，
见草丛深处有一个山洞，
钻出来一个人，浑身上下穿的是一色
 儿青；
手里提着一个黑布袋，
装的药草满满当当鼓绷绷；
走起路一瘸一拐的很吃力，
脸上看，黄白面皮一只眼睛。
嗯？老劲爷看罢心暗想：
这个人他从哪里来，到洞里去干什么
 事情？
想到这，问了一声：“干什么的？”
这声音震得山谷起共鸣，嗡嗡的响
 回声。
“喔，老哥呀，我是新来这山上采药的，
真倒霉，刚才差点儿掉下悬崖丧了命；
药锄掉在那边儿水库里，
腿脚也扭了，伤势还真不轻。
这肚里饿，腿脚疼，

难以爬山赶路程；
想和您借宿住一夜，
不知老哥是否能答应？”
老劲爷略一思索把头点：
“没什么，多住两天也能行啊。
(白)跟我来！”
老劲爷说罢走下虎头崖，
穿林过岗把客人带到家中。
让进屋内，老劲爷给他打来洗脚水：
“洗洗吧，我给你揉揉腿脚消消疼。”
“哎呀，太感谢啦！老哥，眼下家里几
口人呀？
看光景，你是从小住在山中？”
“是啊！我在山里长，山里生，
在山里过了几十年，只是今、昔大不
同。
苦难岁月我过了多半辈儿，
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翁。
好日子越过越是甜哪，
我老头觉得越活越年轻。
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福啊，
现在，儿子、儿媳他们都工作在县城，
只有一个小孙女跟我在这儿住，

现在公社上初中，
晚上帮我巡山去查夜，
还教我学宝书，给我当‘先生’。
你看我这日子过得美不美呀？”
“嘿嘿，美倒是美，就有一点我替您害
怕又担惊，
这地方人烟少，山里的野兽也很凶，
要有坏人来到这儿，
你们爷俩可是人少势单孤掌难鸣啊！”
“哈哈……要照你说的这个样儿，
我在这山上就住不成了！
是我怕贼还是贼怕我呀？
捕蛇人难道害怕闹长虫？
实不相瞒：我有足够的警惕性，
我的职责在这山里是个哨兵。
你说我们人少可并不少，
谁不知七亿人民七亿兵。
我吃山住山几十年，
遇坏人我还不不懂什么叫害怕与担惊。”
“嘿嘿，老哥，你可真是不简单，
英雄，英雄，真英雄。
坏人吓死他也不敢到这儿来呀！”
“嗯！那可不一定，这阶级斗争可不

能忘，
这根弦儿一会儿也不能松。”
“嘿嘿，对对，和平麻痹思想要不得，
坏人来这儿还是有可能。
刚才我是担心有坏人来到这儿，
你们爷俩受险凶。”
“嗨！真有坏蛋来到这儿，
那是飞蛾投火自己来送命。”
说着话，抄起来一把大板斧，
锋刃飞快亮晶晶，
拉过来磨盘粗的一个大树墩，
啪嚓嚓，一斧子劈了个两半崩！
独眼客人不由得浑身一抖心乱蹦，
脖子后头冒凉风，
舌头伸出来有半寸，
“我的娘哎！您这房门冲西还是冲东
啊？”
“哈哈哈哈哈！别害怕，别担惊，
山林内，绝不容豺狼来逞凶。
来，我先给你看看病，
看看伤势重和轻。”
说着话，把他的大腿仔仔细细看了
一遍，

耶？没有伤来也没磕碰，连肉皮儿一点儿都没红。

老劲爷暗暗地把头点，

纸糊的灯笼心里明。

通过对话你露了马脚，

装瘸腿，更证明你是一个“白骨精”，已经现了原形。

老劲爷判断得一点也不错，

这家伙是个隐藏二十多年的逃亡地主反革命，人送外号“狠毒虫”。

他曾经枪杀我两名地下党员，

解放那年，他卖光了房产土地改姓更了名。

在同时，他了解到有户贫苦渔民常年就在河上住，

多少年也没户口特别穷。

一家三口打点鱼、卖点鱼糊口度日，连他的姓字名谁也没有人打听。

遭不幸这一家人因受水害全都死啦，

“狠毒虫”他冒名顶替逃进山区装成可怜虫。

这一次群众揭发检举搞运动，

磨石大队清出来这个害人虫。

可是豺狼的本性不会变，
他畏罪逃跑，还带着那支杀人的手枪
来到这红松岭。

没想到，偏偏遇上百倍警惕的老劲爷，
打见面这小子的心里就扑腾，

听老人说话他心就蹦，
劈树墩，吓得他嘴说胡话脑子疼。

老劲爷，给他捋完了腿脚说了话：

“你这伤势可真不轻啊！”

常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走不了
啦！”

这句话，可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狠毒虫”，他也觉得话里有话，

又一想，不要紧，我带着“家伙”保太平，
好歹先弄顿饱饭吃，

你说伤筋动骨我就喊疼：

“哎，老哥，是疼啊！”

“那你先休息，我给你去做饭，

等我小孙女下学，叫她弄点草药给你
治病。”

“哎，好，好。”

老劲爷走到外屋把米舀，

从墙缝往屋里查看“狠毒虫”。

只见他一点不瘸走到桌旁，
把老劲爷的日记本打开仔细盯。
哼，好小子！你想来摸我的底，
我让你时时刻刻一分一秒不安宁。
想到这，跨进屋里桌前站，
“狠毒虫”心里有鬼假镇静：
“老哥，你抄这么多毛主席语录？”
“嗯，形势发展快，不努力学习怎么能行？
这阶级斗争很复杂，
我读一段你听听：
(白)‘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
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
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
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你听我读的这段语录字眼儿清不清？”
“清，清。”
说话间，就听外边脚步响，
“狠毒虫”耳朵一支楞，心说不好！
老劲爷在旁边冷眼看得清，
明知外边是自己孙女到，
故意地断喝大喊一声：
“什么人？”
就这一声不要紧，

“狠毒虫”浑身一抖楞，
心里说：“这个老头真要命，
再不走，他能把我吓神了。”
这时候，老汉的孙女一步跑进来，
正和“狠毒虫”撞了一个满胸，
“啊！”
老劲爷冲着孙女使眼色：
“春玲！怎么这样慌里慌张不稳重？
也不怕客人笑话你，
快去抱柴禾炒点菜，我跟客人喝几盅。”
（白）“哎。”
说着话，和春玲来到了屋门外，
小春玲，拿出个纸条轻轻念给爷爷听。
原来是公社书记写的信，
上写着：“老劲爷，要加强监视红松岭，
磨石大队逃出一个反革命，
这个人五十来岁一只眼睛。
现在大队民兵正搜捕，
有情况火速报告。”小春玲念得字字清。
“爷爷！咱家这个人就是那个反革命。”
“别说了，他是人是鬼我早分清，
你赶快到公社去报告。”
说着话，特意大声叫春玲：

“春玲！你快到山顶上挖棵龙节树，
给客人治腿解伤疼。”
“哎！”小春玲答应一声往外跑，
为抄近路，飞崖跳涧一溜风，真好象一
只小山鹰，她展翅摇翎要腾空。
这时候，“狠毒虫”已经受不了啦，
心里说：“这孩子谁知是采药还是找民
兵？”
这个老头力气这么大，
我搁不住他手指一拨楞，一拨楞我就
是个倒栽葱。
看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
想到这，从屋里悄悄地往外行。
老劲爷早就把他监视住了，
赶到屋里哈哈大笑问了一声：
“怎么，坐不住了？”
“不不，腿脚疼得我心难受，
我是想活动活动血液能流通。”
“你这个腿脚扭得重，
越活动不是伤越疼吗？”
“啊，要说疼也不算疼，
我这会觉得大见轻。”
“等我孙女采回了药，

那时候，你才彻底能见轻。”

“老哥，时间长了我等不了哇。”

“放心吧，这孩子不会误事情。

快坐下，我这儿有瓶七十二度的活血酒，

你喝一盅，先压压寒气散散风。”

“喝酒？嘿嘿，喝酒我是喝不醉。”

“是啊，喝醉了那可不高明。

最好头脑清醒点儿，

这出戏马上收场近尾声了。”

“狠毒虫”心说：“这可不好，

我已经被他识破进了牢笼。

要等他孙女一回来，

我是活鱼进热锅，螃蟹上蒸笼。”

想到这，往旁边一溜就要走，

老劲爷，双手一叉把路横：

“你要干什么？”

“我要走。”

“你刚才来借宿，转眼又要走，

你说伤势重，腿脚又不疼，

到底你是什么人？

不说清，今天甭想出屋甭想动。”

“嚯，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了！”

“哼！你的自由现在不由你决定啦，

我老汉今天就要管到底，
你不说实话寸步也难行。
好人来到这儿，我热情来招待，
坏蛋来到这儿，插翅难逃生。”
说着话又抄起那把大板斧，
“狠毒虫”，眨巴了几下独眼睛，
心里说：这个老头钢筋铁骨这么硬，
要楞碰，我得撞个血窟窿。
不是万不得已，腰里“家伙”不能动，
枪一响，如同自己叫民兵。
倒不如来软的试一试，
想到这，立刻装成可怜虫，
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
又象鸡鸽碎米噎噎噎。
独眼里挤出几滴鳄鱼泪：
“老哥呀！我现在跟您说实情，
我是有点问题不算重，
怕进监狱定罪名。
请您放我回去向人民自首，
我再不能自己给自己加罪行啦。”
老劲爷，恨不得一斧子把这小子劈两半，
强压怒火二目圆睁：
“告诉你！一切花招全没用，

只有彻底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要自首，现在我就送你走，
快，说走就走别磨蹭！”
“狠毒虫”心说：“你这老头真厉害，
我软的硬的全不行。
嘿，兔子急了还咬人哪，
你想叫我活不成；
干脆！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嗖！他掏出来手枪一哼哼：
“哼，老头子，你赶快闪开路叫我走，
不让开，我手指头一动把你送了终！”
“哈哈哈哈哈……”
老劲爷不由得一阵冷笑，
心里说：“你真是瞎心瞎眼睛。
解放前，腥风血雨几十载，
多少次，和敌人对面作斗争；
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心不跳，
何惧你这垂死挣扎的害人虫。”
想到这儿说：“你想叫我让开路，
这个事倒是很现成，
可是你想跑那是肯定跑不了，
这一点你应该放聪明！
这山里山外人人都抓你，